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叢要

史部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三十一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欽定四庫全書蒼要卷七千四百七十四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二十一

後漢

起光武帝建武元年乙酉至獻帝建安二十五年庚子共十二帝一百九十六年

光武皇帝

帝名秀字文叔南陽蔡陽

漢縣故城在今湖北襄陽府棗陽縣

人高祖

九世孫出自景帝子長沙定王

系見前

生之歲有嘉禾

一莖九穗之瑞故名

時有望氣者至壽陵曰氣佳哉鬱鬱蔥蔥然

莽末起

兵

先是莽改貨曰貨泉入以其字為白水真人後帝竟從白水起

復興漢室乃即帝

位

乙建武元年夏六月蕭王即皇帝位改元大赦

王自薊還至中山諸將請上尊號

先是寇恂馮異擊破朱鮪移檄上狀

諸將入賀馬武進曰大王宜先即尊位乃詳征伐今此誰賊而馳騫逐之乎王曰將軍言可斬也武曰諸

將盡然王使出曉之至是復請

王不許到南平棘

漢縣故城在今直隸趙州

諸將

復固請王曰寇賊未平四面受敵何遽欲正位號乎

諸將且出耿純進曰士大夫捐親戚棄土壤從大王

于矢石之間者其計固欲攀龍鱗附鳳翼以成其所

世以先武信圖
識為非然時乘
喪亂衆志未齊
出險濟艱自不
得不假神道以
設教耳此不足
為盛德之景觀
後嘗融之言可
知向亦作論及
之

志耳今大王留時逆衆不正號位士大夫望絕計窮

有去歸之思大衆一散難可復合純言甚誠切王深

感曰吾將思之行至高

漢縣故城在今趙州高邑縣

召馮異問四

方動靜異曰更始必敗宗廟之憂在于大王會儒生

彊華

彊風俗通作疆王微時在長安常與華同舍

自關中奉赤伏符

識記之書

曰符漢尚火德

來詣王

其文曰劉秀發兵捕不道四裔雲集龍鬪野四七之際火

為主 四七二十八也自高祖至光武初起合二百二十八年為四七之際

羣臣因復奏

請乃即位于鄗南改元曰建武大赦天下

政鄗曰高邑

長安亂

張印與諸將議曰赤眉且至見滅不久不如掠長安而歸南陽事若不集復入湖池中為盜耳入說更始

更始怒使王匡陳牧成丹趙萌屯新豐李松軍椒

續漢

志新豐有鴻門亭和椒城也 鴻門注見前以拒赤眉印與申屠建隗囂

囂降更始為御史大夫合謀欲共劫更始成前計更始知之斬

建使兵圍囂第印等勒兵燒門入戰更始大敗奔新豐復疑王匡等與印合謀乃並召入牧丹先至斬之

匡入長安與卬等合更始攻之連戰月餘匡等敗走

更始乃復入

隗囂走
歸天水

赤眉以劉盆子稱帝

赤眉進至華陰方望弟陽怨更始殺其兄乃說樊崇
等曰將軍擁百萬之衆西向帝城而名為羣賊不可

以久不如立宗室挾義誅伐以此號令誰敢不從崇

等以為然乃于軍中求城陽景王章之後

時赤眉軍
中有蘇

常祠景王
作賊諸將
詭言王怒曰當為縣官何故

又
以方陽言乃求景王後得七十餘

人唯盆子最親

盆子者故式侯前之子赤眉掠盆子與其二兄恭茂俱在軍中恭見更始

洛陽紹封式後隨入關茂與盆子留赤眉中為望使卿牧牛號曰牛吏崇等議所立盆子以探符得之

遂共立為天子

徐宣為丞相樊崇為御史大夫逢安為左大司馬謝祿為右大司馬楊音

以下皆列卿

時盆子年十五被髮徒跣見諸將皆稱臣拜

恐怖欲啼

盆子雖立仍歸使卿所時欲出從牧兒戲使卿怒止之崇等亦不復候視

秋七月以鄧禹為大司徒王梁為大司空吳漢為大司

馬伏湛

伏氏出伏羲之後湛字惠公琅邪東武人勝九世孫

為尚書令

帝使使持節拜禹大司徒

封鄴侯

按赤伏符以梁為大

司空

符曰王梁主衛作元武時梁為野王令帝以野王衛地元武水神司空水土官持拔梁為之

又欲以讖文用孫咸行大司馬衆不悅乃拜漢初更始以伏湛為平原太守時天下兵起湛獨晏然撫循

百姓一境以全帝徵為尚書使定舊制又以禹西征

拜湛為司直行尚書事

胡三省注東都之司徒西都之丞相也司直即丞相司直

九月赤眉入長安更始奔高陵

注見前

詔封更始為淮陽

王

王匡張卬迎降赤眉連兵而進遂入長安更始單騎

走先是式侯恭以赤眉立其弟自繫詔獄聞敗乃出
從更始于渭濱至高陵將相皆降唯丞相曹竟不降
手劒格死帝憐更始破敗詔封為淮陽王

以卓茂

字子康南陽宛人

為太傅封褒德侯

茂寬仁恭愛哀平間為密

漢縣今屬河南開封府

令視民如子

舉善而教口無惡言吏民親愛不忍欺之

民嘗有言部亭長受

昧賂之弊半盜
鷄於供送卓茂
力斥奸民似美
使猾吏因米肉
不問肆行苞直
援禮廢律言民

其去肉遺者茂曰亭長為從汝求乎為汝有事囑之
而受乎將平君自以恩義遺之乎民曰往遺之耳茂
曰遠之而受何故言邪民曰竊聞賢明之君使民不
畏吏吏不取民今我畏吏是以遺之吏既辟受故來

又可訓乎此乎
女亦可以為師

為宜

言王莽曰汝為教民久矣凡人所以異於禽獸者以
有仁愛禮義知相敬事也汝獨不欲修之寧能高飛
遠走不在人間邪吏顧不當素威力強請求耳帝長
素善吏歲時遺之禮也民曰苟如此律何故禁之茂
笑曰律設大法禮順人情今我以禮教汝汝必無怨
惡以律治汝汝何所措其手足乎一門之內小者可
論大者可教也且歸念之數年教化大行道不拾遺遷京部丞平
時王莽置主勸農桑密人老少皆涕泣隨送及王莽居攝以病

免歸上即位先訪求茂茂時年七十餘詔曰夫名冠
天下當受天下重賞今以茂為太傅封褒德侯

朱鮪以洛陽降冬十月帝入都之

帝遣吳漢率朱祐字仲先宛人等十一將軍圍朱鮪于洛

陽數月不下帝以岑彭嘗為鮪校尉令往說之鮪曰

大司徒被害時鮪與其謀又諫更始無遣蕭王北伐

自知罪深不敢降彭還言之帝曰舉大事者不忍小

怨鮪今若降官爵可保况誅罰乎河水在此吾不食

言彭復往告鮪乃降鮪封扶漢侯傳累世十月車駕入洛陽幸

南宮注見前遂定都焉傳御史杜詩安其洛陽將軍蕭廣縱兵暴橫詩較曉不改遂格

殺廣上召見詩賜茶戰懼任之杜詩字君公河內汲人然戰前驅之器以赤油韃之亦謂之油韃三公

以下皆
用之

淮陽王降于赤眉尋被殺

赤眉下書曰聖公降者封長沙王過二十日勿受更
始乃遣劉恭請降赤眉使謝祿受之劉恭請如本約
樊崇等封更始為長沙王常依謝祿居恭亦擁護之
已三輔若赤眉暴虐欲盜出更始張印等以為慮使

謝祿縊殺之

劉恭夜往藏其屍帝
使鄧禹葬之于霸陵

鄧禹引軍屯柘邑

漢縣故城在今陝
西邠州三水縣

禹擊定河東

斬更始將樊參劉均等

遂渡河破左輔兵

更始左輔都尉

公乘欽引衆十萬

拒禹禹擊破之

是時劉盆子居長樂宮兵士暴掠

百姓不知所歸聞禹乘勝獨克師行有紀皆望風相

攜負以迎禹輒停車駐節以勞來之垂髻戴白滿其

車下莫不感悅于是名震關西諸將皆勸禹徑攻長

安禹曰吾衆雖多能戰者少前無可仰之積後無轉

饋之資赤眉新入長安財賦方盛鋒銳未可當夫盜

賊羣居無終日計變故萬端非能堅守者也上郡北

地安定

注俱見前

饒穀多畜吾且休兵北道就糧養士觀

其敵乃可圖也于是引軍北至栒邑所至郡縣皆開

門歸附

頃之將軍馮愔宗歆爭權相攻愔遂殺歆因反擊禹帝聞之使尚書宗廣諭降愔愔護軍

黃防縛愔歸罪廣并降更始諸將王匡成丹等至安邑盡誅之

十一月梁王永稱帝

十二月隗囂據天水

漢郡治平襄故城在今甘肅鞏昌府通渭縣

自稱西州

上將軍

囂歸天水招聚其衆復據故地自稱西州上將軍三

輔士大夫避亂者多歸之囂傾身引接為布衣交以

范逵

平陵人

為師友鄭興

字少贛河南開封人

為祭酒申屠剛

前

杜林

字伯山扶風茂陵人

為治書馬援

字文淵茂陵人

王元

字惠孟杜陵人

等

為將軍班彪

字叔皮穉之子

之屬為賓客由是名於西州聞

于山東

馬援少時以家用不足辭其兄况欲就邊郡田牧况曰汝大才當晚成良工不示人以璞

且從所好遂至北地牧田常曰丈夫為志窮當益堅老當益壯後有畜數千頭穀數萬斛既而歎曰凡殖財產者其能賑施也否則中錢虜耳乃盡散之親信閭隗囂好士往從之囂甚敬重與決籌策

竇融

字周公扶風平陵人廣國七世孫

據河西自稱五郡

武威張掖酒泉敦煌金城

吳、為河
西五郡 大將軍

竇融累世仕宦河西知其土俗更始時私謂兄弟曰
天下安危未可知河西殷富帶河為固張掖屬國精
兵萬騎一旦緩急杜絕河津足以自守此遺種處也

章懷曰遺留也可
以保全不要絕滅乃因趙萌求為都尉融既到撫結

雄傑懷輯羌虜得其歡心與酒泉太守梁統

字仲寧
安定烏

民等

金城太守庫鈞張掖都尉史苞酒泉都尉竺曾
敦煌都尉辛彤 庫鈞章懷曰庫氏倉庫史後

今羌中有姓庫者音舍承鈞之後
也史苞茂陵人竺氏孤竹君之後
五人尤厚善及更

始敗融與統等計議

議曰今天下披亂未知所歸河西斗絕在羌胡中不同心戮力

則不能守權均力齊復無以相率當推一人為大將軍共全五郡觀時變動

議既定衆推

統統辭乃推融行河西五郡大將軍事

以梁統為武威太守史也

為張掖太守竺曾為酒泉太守辛彤為敦煌太守唯庫鈞為金城太守如故而融亦仍居屬國領都計職置從事監察五郡河西民俗質樸融等政亦寬和上下相親

晏然富殖羌胡咸服流民歸之

盧芳

字君期安定三水人

據安定自稱西平王匈奴迎之立以為

漢帝

王莽時天下咸思漢德盧芳詐稱武帝曾孫劉文伯
誑惑安定間及更始敗芳自立為上將軍西平王使
使與匈奴結和親單于以漢中絕劉氏來歸當如漢
立呼韓邪令尊事我乃使騎迎芳入匈奴立為漢帝

四年五原人李興等迎芳入塞居九原
縣芳自稱天子與匈奴通兵侵苦北邊

鄧禹承制以隗囂為西州大將軍

胡三省注承制言承
制詔而命之也後之

承制
始此

馮愷之叛也引兵西向天水囂擊破之于是禹承制

遣使持節命竒為西州大將軍得專制涼州朔方

注俱

見前事

丙戌二年春正月甲子朔日食

劉恭知赤眉必敗密教弟盆子歸璽綬習為辭讓之言及是日大會盆子下牀解璽綬叩頭曰今設置縣官而為賊如故四方怨恨不復信向此皆立非其人所致願乞骸骨避賢聖路必欲殺盆子以塞責者無所離死因涕泣噓唏崇等憐之避席頓首曰臣無狀

負陛下請後不敢因共抱持盆子帶以璽綬盆子號
呼不得已既罷出各閉營自守三輔翕然稱天子聰
明百姓爭還長安市里且滿後二十餘日復出大掠
如故

悉封諸功臣為列侯

策曰在上不驕高而不危制節謹度滿而不溢敬之

戒之傳爾子孫長為漢藩

陰鄉侯陰識貴人之兄也
以軍功當增封識叩頭讓

曰臣託屬掖庭仍加爵土不可以示天下帝從之
陰氏齊管仲七世孫修為廷陰大夫因氏焉識字次

伯新野人

郎中馮勤

字偉伯魏郡繁陽人

典諸侯封事差量功次輕

重國土遠近地勢豐薄不相踰越莫不厭服焉帝以

為能尚書衆事令總錄之

故事尚書郎以令史久次補帝始用孝廉為之

立宗廟郊社于洛陽

起高廟于洛陽四時合祀高祖太宗世宗建社稷于

宗廟之右立郊兆于城南

赤眉西掠安定北地鄧禹入長安

長安城中食盡赤眉收載珍寶大縱火燒宮室引兵

而西衆號百萬自南山轉掠城邑遂入安定北地于

是鄧禹南至長安謁高廟收十一帝神主送詣洛陽

掃除園陵置吏士奉守

是秋九月赤眉欲上隴隗囂遣將迎擊破之赤眉乃復還

發掘諸陵取其寶貨鄧禹擊之反為所敗禹乃出之雲陽赤眉遂復入長安時廷岑屯杜陵赤眉將逢安擊之岑大破安軍死者十餘萬人

真定王楊謀反伏誅

楊造讖記

楊病瘕因造讖記曰赤九之後瘕楊為主以此惑衆

與綿蔓

漢縣故城在今

直隸正定府獲鹿縣

賊交通帝遣將軍耿純持節行幽冀密敕

收楊純至真定邀楊相見

純真定宗室之出故楊不以為疑

因閉閣

誅之

二月帝幸修武

漢縣今河南衛輝府獲嘉縣是懷慶之修武漢山陽縣也

鮑永來降

先是更始上黨太守田邑知更始敗舉郡來降帝因

遣使者持節徵鮑永永與其將軍馮衍

衍自說廉丹不聽乃亡命

河東會永至以為立漢將軍

疑不肯降

或言更始遣赤眉在北

收繫使者遣

使至長安詢問虛實至是永衍審知更始已亡乃發喪出使者封上印綬悉罷兵幅巾詣河內帝見永問

曰卿衆安在永叩頭曰臣事更始不能令全誠慚以

其衆幸富貴故悉罷之帝曰卿言大而意不悅既而

永以立功見用衍遂廢棄永謂衍曰昔高祖賞季布之罪誅丁固之功今遺朕

主亦何憂哉衍曰天命難知人道易守守道之臣何患死亡

大司空梁罷以宋弘字仲子長安人為大司空封宣平侯

弘薦桓譚帝問弘通博之士乃薦譚為議郎給事中帝令譚鼓琴

愛其繁聲弘聞之不悅伺譚出朝服坐府上遣吏召

譚至不與席而讓之譚頓首謝良久乃已後大會羣

臣帝使譚鼓琴譚見弘失其常度帝怪而問之弘免
冠謝曰所以薦譚者望能以忠直導主而令朝廷眈
悅鄭聲臣之罪也帝改容謝之

湖陽公主新寡帝與
共語朝臣微觀其意

主曰宋公威容德器羣臣莫及後弘被引見帝令主
坐屏風後因謂弘曰諺云貴易交富易妻人清乎弘
曰臣聞貧賤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帝
顧謂主曰事不諧矣 湖陽公主帝長姊名黃

漁陽太守彭寵反

帝之討王郎也彭寵發突騎轉糧食前後不絕及帝
追銅馬至薊寵自負其功意望甚高帝接之不能滿

帝即位吳漢王梁為三公寵愈怏怏幽州牧朱浮

字叔

元沛國蕭人

年少欲厲風迹收士心辟召州中名宿多發

倉穀廩贍之寵以為師旅方起不宜多置官屬以損

軍實不從其令浮數譖寵上輒漏泄令寵聞以脅恐

之至是徵寵寵益自疑

其妻素剛固勸毋就徵

帝遣寵從弟子

后蘭卿往喻寵留之遂發兵反攻浮于薊

又數遣使要訪耿况

况斬兵使

延岑反據漢中公孫述擊取之

延岑復反漢中王嘉敗走岑遂據漢中為更始將李
寶所破走天水公孫述遂取南鄭嘉擊之不利岑引

北入散關

在今陝西漢中府鳳縣東北

嘉追擊破之述遣將從閬

中

今縣本漢置四川保寧府治

下江州

漢縣注見前

東據扞關

注亦見前

于

是盡有益州之地

遣執金吾賈復擊郾大司馬吳漢擊宛皆降之

更始諸大將在南方未降者尚多帝召諸將議曰郾
最彊宛為次誰當擊之賈復率然對曰臣請擊郾帝

不知部將殺人
之非反欲讐執
法之太守妄斯
甚矣特時方需
材不得不委曲
解紛以收其用
觀于天下未定
二言可知否則
光武何如主而
作和事老人耶

笑曰執金吾擊斷吾復何憂大司馬當擊宛遂遣復

擊斷破之尹尊降漢擊宛宛王賜奉更始妻子詣洛

陽降帝封賜為慎侯

是秋賈復擊召陵新息皆平之復部將殺人于潁川太守寇恂

我之復以為恥欲殺恂恂知之不欲與相見
仲子谷崇曰崇將也得帶劍侍側有變足以相當恂曰不然
昔蔣相如不畏秦王而屈于廉頗者為國也乃數縣
屬盛供具儲酒醪執金吾軍入界一人皆兼二人之
饌恂出迎于道稱疾而還復勅兵欲追之而吏士皆
醉遂過去恂遠谷崇以狀聞帝乃徵恂恂至引見時
復先在坐欲起避之帝曰天下未定兩虎安得私闘
今日朕分之于是並坐極歡遂共車同出結友而去

封諸宗室為王侯

後漢諸王國所治邑多仍前漢餘或徙置不一今不具注因事附見

帝叔父良

字次伯帝兄弟少孤良撫循甚篤及兵起良從軍更始立以為國三老隨入關族

父歛

字經孫其子終與帝少相親愛更始入關封歛元氏三終為侍中

族兄祉

字巨伯春

陵康侯歛之子更始封為定陶王

皆自長安來于是封良為廣陽王

後徙封趙

歛為泗水王祉為城陽王歛子終為淄川王又

封兄續子章

續長子

為太原王

後徙封齊

興

續次子

為魯王

嗣帝

兄更始三子求歆鯉皆為列侯

帝以伯升首起遭害小長安之敗兄仲及

姊元俱歿亂兵乃追諡伯升為齊武王仲為魯哀王姊元為新野節義長公主

夏六月立貴人郭氏為皇后子彊為皇太子

初帝從更始在宛納新野陰氏之女麗華

帝徵時適新野閭麗

華美心悅之及至長安見執金吾車騎甚盛因嘆曰仕宦當作執金吾娶妻當侍陰麗華故遂納焉既

即位遣使迎至立為貴人帝以貴人雅性寬仁欲立為后貴人以郭貴人有子辭不肯當乃立郭后

秋八月帝自將征五校降之

帝幸內黃

漢縣今屬河南彰德府

自率諸將大破五校于蕭

許

反陽 聚名水經注作并陽在內黃縣東

降其衆五萬人

先是刁子都為其部曲所

殺餘黨與諸賊會檀鄉因疏檀鄉賊是并渡河與五校合寇魏郡清河帝遣吳漢等擊破之降者十餘萬

漢又與馮異擊五樓五幡諸賊皆破之三年吳漢率耿弇延擊破青犢于軹西四年漢又擊破五校于箕山是冬漢率耿弇王常等擊富平獲索于平原五年春漢大破賊眾因追討餘黨進至渤海皆平之于是諸賊悉定檀鄉亦曰檀城在今山東兗州府滋陽縣北軹漢縣注見前箕山在今山東東昌府濮州東

將軍蓋延克睢陽劉永走湖陵

注見前

帝遣蓋延督馬武等四將軍伐永故更始將蘇茂與

俱軍中不相能茂遂反據廣樂

故城在今河南歸德府虞城縣

降永

永封為淮陽王

延等擊破永別將遂圍睢陽數月克之永奔

譙漢縣故城在今江南潁州府亳州

茂與佼彊周建合軍三萬人救

永延與戰于沛西大破之茂奔還廣樂彊建從永走

保湖陵

明年吳漢等圍蘇茂于廣樂周建辛衆救茂茂建戰敗棄城復還湖陵

漢中王嘉降

故更始將廖湛以赤眉十萬衆擊嘉嘉大敗之遂就

穀雲陽帝素與嘉善令鄧禹招之嘉妻兄來歙

字君叔新

野人帝之姑子也亦勸嘉乃詣禹降

至洛陽帝封為順陽侯

將軍鄧奉反

吳漢徇南陽多侵暴鄧奉謁歸新野怒漢掠其鄉里

遂反攻破漢軍屯涪陽

漢縣故城在今南陽府南召縣

與諸賊合從

先是王常自鄧來歸

更始封常為鄧王

帝慰勞之甚歡及奉

反帝于大會中指常謂羣臣曰此家率下江諸軍輔

翼漢室心如金石真忠臣也即日拜漢忠將軍使與

岑彭等討奉

時堵陽人董訢反宛城揚化將軍堅鐘攻宛拔之訢走堵鄉與鄧奉合

堵音者章棟曰堵鄉在方城縣方城今南陽府裕州是堅鐘字子伋潁川襄邑人

遣將軍馮異入關徵鄧禹還京師

鄧禹戰數不利歸附者日散帝乃遣馮異代之敕異
曰三輔遭王莽更始之亂重以赤眉延岑之酷元元
塗炭無所依訴將軍奉辭討諸不軌營堡降者遣其
渠帥詣京師散其小民令就農桑壞其營壁無使復
聚征伐非必略地屠城要在平定安集之耳諸將非
不健鬪然好虜掠卿本能御吏士念自修教無為郡
縣所苦異頓首受命所至布威信羣盜多降又詔徵
鄧禹還曰慎毋與窮寇爭鋒赤眉無穀自當來降吾

以飽待飢以逸待勞折筭筭之非諸將憂也無得復
妄進兵

詔復宗室列侯為莽所絕者

三輔大饑赤眉東出馮異與戰破之

三輔大饑人相食城郭皆空白骨蔽野遺民往往聚
為營堡各堅壁清野赤眉虜掠無所得乃引而東帝

遣侯進屯新安

注見前

耿弇屯宜陽

注亦見前

敕曰賊若東

走可引宜陽兵會新安南走可引新安兵會宜陽馮

韓信背水之戰
何嘗非置之死
地而後務哉禹
異之敗其必有
致敗之由謬以
飢卒激戰為高
罪則是不知兵
機而貽畏難
懦者流以口實
矣謂禹為念兵
無成或原幾耳

異與赤眉過於華陰戰數十合降五千餘人

丁亥 三年春正月以馮異為征西大將軍

鄧禹馮異與赤眉戰敗績

鄧禹慚于受任無功數以飢卒激赤眉戰輒不利及
與馮異過乃要異共攻之異曰賊衆尚多可以恩信
傾誘難卒用兵破也禹不從遂戰軍潰既而復戰又
大敗禹以二十四騎脫歸宜陽異棄馬走上回谿坂
與麾下數人歸營收其散卒堅壁自守

鄧禹上大司
徒印綬詔以

為右
將軍

立四親廟于洛陽

祀父南頓君以上至春陵節侯春陵節侯鬱林太守
鉅鹿都尉南頓令是

為四
親

馮異大破赤眉于峭底

峭山之底即二
峭也注見前

賊眾東走帝勅

軍宜陽降之得傳國璽綬

異與赤眉約期會戰預使壯士變服與赤眉同伏于
道側迨賊悉眾攻異異乃縱兵大戰日昃賊氣衰伏

兵卒起衣服相亂不復識別遂驚潰追擊大破于峭
底降男女八萬人帝降璽書勞異曰始雖垂翅回谿
終能奮翼滄池可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赤眉餘衆
東向宜陽帝親勒六軍嚴陳以待之赤眉忽遇大軍
驚震乃遣劉恭乞降曰盆子將百萬衆降陛下何以
待之帝曰待汝以不死耳丙午盆子及丞相徐宣以

下肉袒降上所得傳國璽綬積兵甲宜陽城西與熊

耳山

在今河南陝州盧氏縣南

齊時赤眉衆尚十餘萬人帝令縣

厨皆賜食。明旦陳兵臨雒水，令盆子君臣列而觀之。帝謂樊崇等曰：「得無悔降乎？朕今遣卿歸營，勒兵鳴鼓相攻，決其勝負，不欲強相服也。」徐宣等叩頭曰：「臣等出長安東都門，君臣計議歸命聖德，今日得降，猶去虎口，歸慈母，誠懼誠喜，無所恨也。」帝曰：「卿所謂鐵中錚錚，傭中佼佼者也。」賜樊崇等洛陽田宅，帝憐盆子以為趙王郎中。

劉恭為更始報仇殺讎，祿自繫獄，帝赦不誅。樊崇達安後反伏誅。徐

宣楊音卒

于澗里

二月劉永立董憲為海西

漢縣故城在今江南海州

王張步為齊王

步殺光祿大夫伏隆

字文伯 湛之子

青徐羣盜張步等聞劉永破敗皆惶怖請降帝使伏隆持節安輯二州拜步東萊太守永聞之即馳使封步為齊王并封董憲為海西王步貪王爵欲留隆隆不聽求得反命步遂執隆而受永封隆遣間使上書曰臣雖困阨授命不顧願以時進兵無以臣隆為念帝得奏召其父湛流涕示之曰恨不且許而遽求還

伏隆見危授命
正氣凜然光武
且許未還之言
姑以寬慰其父
耳豈真欲其說
辭幸免乎

也其後步遂殺之

帝方北憂漁陽南事梁楚故步得專集齊地據郡十二

三月以伏湛為大司徒

彭寵自稱燕王

朱浮以帝不自征彭寵上疏求救詔報曰度此反虜勢無久全其中必有內相斬者今軍資未充故須後麥耳浮城中糧盡人相食會耿况遣騎來救浮乃脫身走薊城遂降于彭寵寵自稱燕王

涿郡太守張豐好方術有道士

言豐嘗為天子以五絲囊裏石繫豐肘云石中有玉璽豐信之遂反與彭寵連兵明年祭遵等討豐禽之

將斬豐曰肘石有玉璽旁人為椎破
之豐乃知被詐仰天嘆曰當死無恨

帝自將征鄧奉夏四月奉降誅之

帝至堵陽

漢縣故城在今南陽府裕州

董訢降奉逃歸帝追之至

小長安大破之奉肉袒因朱祐降

祐先為奉所執故因之請降

帝

憐奉欲宥之岑彭耿弇諫曰奉背恩反逆陛下親在
行陳猶俟兵敗乃降不誅無以懲惡于是斬之復朱

祐位

馮異擊延岑破之岑走南陽關中平

延岑既破赤眉欲據關中時關中衆寇猶盛

各稱將軍據地

擁兵多者萬餘人少者數千人

岑引之攻異異擊大破之諸營堡附

岑者皆來降岑遂自武關走南陽時百姓飢餓道路

斷隔委輸不至異軍中悉以果實為糧詔拜趙匡為

右扶風將兵助異并送縑穀異兵食漸盛乃稍誅擊

豪傑不從令者褒賞降附有功勞者悉遣詣營渠帥

詣京師散其衆歸本業威行關中餘寇悉平

延岑攻南陽耿

奔大破之遂走歸秦豐岑護軍鄧仲况據陰蘇劉歆孫龔為其謀主前侍中蘇竟以書曉之仲况與龔降

竟終不伐其功隱身樂道壽終于家延岑後奔蜀公
孫述以為大司馬漢陰縣故城在今湖北襄陽府
先化縣蘇竟字伯况
平陵人劉龔字孟公

夏五月帝還宮

乙卯晦日食

秋七月劉永將慶吾

齊大夫慶父之後以字為氏

斬永降蘇茂等復

立永子紆為梁王

雒陽人反城迎永蓋延圍之百日永與蘇茂周建突

出將走鄼

注見前

諸將追急永將慶吾斬永首以降

封

為列侯

蘇茂周建奔垂惠

聚名在今江南
潁州府蒙城縣

共立永子紆

為梁王佼彊奔保西防

明年秋帝遣馬武王霸圍劉
紆周建于垂惠又明年二月

蘇茂救建馬武為茂所敗奔過王霸營大呼求救霸
聞營堅壁示不相援茂乘勝前進紆建亦悉出兵與
武合戰良久霸乃開營後出精騎襲其背茂建前後
受敵敗走霸武各歸營茂建復聚兵挑戰霸堅卧不
出方饗士作倡樂茂雨射營中中霸前酒尊震安坐
不動茂建既不得戰乃引還營其夜建兄子誦開城
拒之建于道死茂奔下
邳與董憲合紆奔佼彊

冬十月帝如春陵祠園廟十一月還宮

李憲稱帝

都舒今廬州
府舒城縣是

置百官擁九城衆十餘萬

遣大中大夫來歙使隗囂

帝謂來歙曰今西州未附子陽稱帝道里阻遠思西
州方略未知所在奈何歙曰臣嘗與隗囂過長安其
人始起以漢為名臣願得奉威命開以丹青之信囂
必束手自歸則迷自亡之勢不足圖也帝乃令歙使
囂囂腹心議者多勸囂通使京師乃奉奏詣闕帝報
以殊禮

戊子四年秋八月帝如壽春以侯霸字君房河內密人為尚書令

王莽末天下亂臨淮大尹侯霸獨能保全其郡帝徵會壽春拜尚書令時朝廷無故典又少舊臣霸明習故事收錄遺文條奏前世善政法度施行之

冬十月帝還宮

隗囂遣馬援奉書入見

囂使馬援往觀公孫述援與述舊同里閭相善以為既至當握手歡如平生而述盛陳陞衛見援交拜禮

畢延援就賓館備威儀會百官為援立舊交之位述
磬折而入禮饗甚盛欲留援援謂其客曰天下雌雄
未定公孫不吐哺迎國士與圖成敗乃修飾邊幅如
偶人形此何足久留乎因辭歸謂囂曰子陽井底蛙
耳而妄自尊大不如專意東方囂乃使援奉書洛陽
初到良久中黃門引入帝在宣德殿南廡下袒幘坐
迎笑謂援曰卿遨遊二帝間今見卿使人大慙援頓
首辭謝因曰當今之世非但君擇臣臣亦擇君矣臣

與公孫述同縣少相善臣前至蜀述陞戟而後進臣

臣今遠來陛下何知非刺客姦人而簡易若是帝復

笑曰卿非刺客顧說客耳援曰天下反覆盜名字者

不可勝數今見陛下恢廓大度同符高祖乃知帝王

自有真也已遣來欵送援歸隴右

是冬公孫述遣兵屯陳倉將徇三輔

馮異迎擊大破之翼遣兵佐異有功帝報以手書是後每與異各勢控述述遣使以大司空扶陽王印授翼翼斬其使以故蜀兵不復北出

倉秦縣故城在今鳳翔府寶雞縣

陳

太傅褒德侯卓茂卒

十二月帝如黎邱遣將軍朱祐圍秦豐岑彭擊田戎

初帝征鄧奉還遣岑彭南擊秦豐豐拒彭于鄧

漢縣即秦

秋鄧國彭擊破之

豐與其大將蔡宏拒彭兵不得進彭乃聲言西擊山都緩所獲虜令

得亡歸告豐豐悉其衆西邀彭彭乃潛軍渡沔擊破

豐將張揚從川谷間伐木開道直襲黎邱擊破詩屯兵山都漢縣故城在今襄陽縣沔漢水上

流也孔安國曰沔至漢中合漢互相通稱進圍黎

邱

別遣將徇江東揚州悉定

至是凡三歲斬首九萬餘級豐餘兵

裁千人食且盡帝幸黎邱勞軍招豐降豐不肯降帝

以豐轉弱令朱祐代彭守之使彭擊田戎

戎聞秦豐被圍懼引

兵至黎邱欲降其妻兄誑之而先降以書招戎戎怒其責已遂亡歸夷陵彭進擊大破之拔夷陵戎奔蜀公孫述以為翼江王

丑五年春正月帝還宮

二月彭寵奴斬寵來降封奴為不義侯

高帝斬丁公因千古正義然子密雖寵之逆奴而寵守國之叛臣與王之際則平渠醜不得不行賞為招徠股義士周頑民其事可反例也然封侯則已過而

寵妻數為惡夢又多見怪變寵以子后蘭卿質漢歸不信之使將兵居外寵齋在便室蒼頭子密等三人因寵卧寐共縛之收取金玉寶物夜解寵手令作記告城門將軍開門書成斬寵及妻頭馳以詣闕明日

又說以不義是
誠何據耶

官屬始覺其尚書韓立等共立寵子午為王國師韓
利斬午首詣祭遵降夷其宗族帝封子密為不義侯
權德輿議曰伯通之叛命子密之戕君同歸于亂罪
不相蔽宜各致于法昭示王度反乃爵于五等又以
不義為名且舉以不義莫可侯
也此而可侯漢爵為不足勸矣

遣將軍耿弇討張步

先是耿弇從容言于帝自請北收上谷兵定彭寵于
漁陽取張豐于涿郡還收諸賊東攻張步以平齊地
帝壯其意許之至是弇與吳漢擊降羣賊于平原因

詔奔進討張步奔率騎都尉劉歆

字細君植之從兄

泰山太

守陳俊引兵而東

遣將軍龐萌蓋延擊董憲萌反帝自將討之

龐萌為人遜順帝信愛之

萌先為更始冀州牧將兵屬謝躬躬敗乃降帝以為

待常稱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者龐萌是

也拜平狄將軍使與蓋延共擊董憲時詔書獨下延而不及萌萌以延譖已自疑遂反襲延軍破之與董憲連和帝聞之大怒自將討萌與諸將書曰吾常以

隴蜀有異志必
恃河西為聲援
煽惑河西者亦
必援尉佗為往
例光武孰慮之
以一語伐其謀
先聲奪人矣捷
于此

龐萌為社稷之臣將軍得毋笑其言乎老賊當族其

各厲兵會睢陽

龐萌攻破彭城將殺楚郡太守孫萌
郡吏劉平伏太守身上號泣請代身

被七創龐萌義而捨之太守已絕
復蘇渴求飲平傾創血以飲之

夏四月旱蝗

竇融遣使奉書入見詔以融為涼州牧

初竇融等聞帝威德心欲東向以河西隔遠未能自

通乃從隗囂受建武正朔囂皆假其將軍印綬然囂

內懷異心使辯士張元說融等曰更始事已成尋復

亡滅此一姓不再興之效也方今當各據土宇與隴
蜀合從高可為六國下不失尉佗融等台豪傑議之
皆曰今皇帝姓名見于圖書前世

谷永夏
賀良等

皆言漢有

再受命之符况洛陽土地最廣甲兵最強號令最明
觀符命而察人事他姓殆未能當也融遂決策東向
遣長史劉鈞等奉書詣洛陽時帝亦發使遣融書過
鈞于道與俱還見帝賜融璽書曰今益州有公孫子
陽天水有隗將軍方蜀漢相攻權在將軍舉足左右

便有輕重以此言之欲相厚豈有量哉欲遂立桓文
輔微國當勉卒功業欲三分鼎足連橫合從亦宜以
時定今之議者必有任囂教尉佗制七郡之計王者
有分土無分民自適己事而已因授融涼州牧璽書
至河西河西皆驚以為天子明見萬里之外

六月秦豐降斬之

豐窮困降于朱祐祐送洛陽斬之

董憲劉紆遣蘇茂佼彊救龐萌帝自將擊破之

董憲在下邳聞帝自討萌乃以劉紆還蘭陵遣蘇茂

佼彊助萌合兵圍桃城

即春秋桃邱今山東泰安府東阿縣西南有桃城舖其旁

邱尚存

帝時幸蒙

漢縣故城在今河南歸德府商邱縣

因自將征之先理

兵任城

漢縣今兗州府濟寧州是

馳使召吳漢王常等至乃率衆

進救桃城帝親自搏戰大破之萌茂彊夜走從董憲

秋七月帝如湖陵佼彊降蘓茂奔張步董憲龐萌奔胸

漢縣故城在今江南海州

梁人斬紆以降

帝自沛進幸湖陵董憲與劉紆悉其兵數萬人迎距

帝親臨四面攻憲三日大破之佼彊率其衆降蘇茂
東奔張步憲萌走保胸劉紆不知所歸其軍士高扈
斬其首降吳漢進圍胸

冬十月帝如魯使大司空弘祠孔子

耿弇與張步戰大破之帝勞弇軍步斬蘇茂以降齊地
悉平

張步聞耿弇將至使其將費邑軍歷下

故城在今山東濟南府歷

城縣治西城在歷山之下故名

又令兵屯祝阿

注見前

別于泰山鍾城

在今濟南府禹城縣漢時地屬泰山郡故曰泰山鍾城

列營數十以待之奔渡

河先拔祝阿

故開圍一角令其衆奔歸鍾城鍾城人聞祝阿已潰大恐懼遂空壁亡走誘

致費邑于巨里

城名亦曰巨合城在歷城縣東擊斬之復進兵縱擊

諸未下者遂定濟南時張步都劇

注見前

使其弟藍將

精兵二萬守西安

漢縣故城在今青州府臨淄縣

諸郡太守合萬餘

人守臨淄相去四十里奔進軍居二城之間視西安

城小而堅藍兵又精臨淄名雖大而實易攻乃揚言

欲攻西安而出不意攻臨淄半日拔之入據其城藍

不以賊遺君父
非復忠忱能到
亦足以振三軍
之氣明王守仁
指寇濠事跡難
相類然正德宜
以賊為戲又豈
直不可以臨

棄西安歸劇于是步率兵號二十萬至臨淄大城東
攻奔奔故示弱以盛其氣使都尉劉歆與戰奔引精
兵橫突步陳于東城下大破之時帝在魯聞奔為步
所攻自往救之未至陳俊謂奔曰劇虜兵盛可且閉
營休士以須上來奔曰乘輿且到臣子當擊牛醢酒
以待百官敢以賊虜遺君父邪乃出兵大戰復大破
之步還劇兄弟各分兵散去數日車駕至臨淄自勞
軍羣臣大會帝謂奔曰昔韓信破歷下以開基今將

軍攻祝阿以發迹此皆齊之西界功足相方將軍前
在南陽建此大策常以為落落難合有志者事竟成
也帝進幸劇奔復追步蘇茂將萬人救之

茂讓步曰
大王奈何

就攻奔營既呼茂不能待
邪步曰負負無可言者

帝乃遣使告步茂能相斬

降者封列侯步遂斬茂以降其弟藍等自繫所在獄

詔皆赦之封步為安邱

漢縣今屬
青州府

侯奔罷遣步兵各

歸鄉里齊地悉平

後步逃奔臨淮欲招其
故眾入海陳俊擊斬之

初起太學帝還

讀曰旋如
魯而返也視之

帝幸太學稽式古典修明禮樂煥然文物可觀矣
十一月大司徒伏湛免以侯霸為大司徒

霸聞太原閔仲叔

名貢

之名而辟之既至霸不及政事

徒勞苦而已仲叔曰始蒙嘉命且喜且懼今見明公
喜懼皆去以仲叔為不足問邪不當辟也辟而不問
是失人也遂辭出投劾而去

隗囂遣子入侍

囂自比西伯議欲稱王鄭興諫阻又欲廣置職位鄭

興復諫囂病之而止

囂嘗問班彪曰昔周亡戰國並爭數世始定意者縱橫之事復

起于今日乎彪既疾囂言又停時方艱乃作王命論以感之囂不悟

時關中將帥數上

書言蜀可擊之狀帝以書示囂因使擊蜀以效其信

囂上書盛言三輔單弱劉文伯在邊

時盧芳入塞掠據五郡

未

宜謀蜀帝知囂不願天下統一于是稍屈其禮正君

臣之儀以囂與馬援來歙相善數使歙援奉使往來

勸令入朝

囂雅信援與論東方事問帝何如高祖援曰不如也高祖無可無不可今上好吏事

勳如節度又不喜飲酒囂不怪曰如卿言反復勝邪

已帝復遣來歙說囂遣子

入侍囂聞劉永彭寵皆已破滅乃遣長子恂隨歙詣

闕帝以為胡騎校尉封鐔羌侯

以恂能琢鑿羌戎故以為封號

囂雖

遣子入質猶負其險阨欲專制方面其將王元又勸

囂毋專心內事

元曰天水完富士馬最強元請以一丸泥為大王東封函谷關此萬世一

時也若計不及此且畜養士馬據隘自守國王不成猶足以霸

囂然其計申屠剛諫

曰璽書數到委國歸信欲與將軍共吉凶布衣相與

尚有不負然諾之信况于萬乘者哉今何畏何利而

久疑若此卒有非常之變上負忠孝下愧當世願反

覆計之囂不納于是遊士長者稍稍去之

鄭興因恂求歸葬父

母與妻子俱東馬援亦將家屬隨恂歸洛陽

交趾牧鄧讓等遣使貢獻

王莽末交趾諸郡閉境自守岑彭素與交趾牧鄧讓厚善與讓書陳國家威德又遣偏將軍屈充移檄江南班行詔命于是讓與江夏太守侯登武陵太守王堂長沙相韓福桂陽太守張隆零陵太守田翕蒼梧太守杜穆交趾太守錫光等相率遣使貢獻悉封為

列侯錫光者漢中人在交趾教民夷以禮義帝復以高陽任廷為九真太守廷教民耕種嫁娶故發

南華風始于二守焉

任廷字長孫宛人

徵處士周黨

字伯况太原廣武人

嚴光

本姓莊避明帝諱改嚴光字子陵會稽餘姚人

王

良

字仲子東海蘭陵人

至京師黨光不屈以良為諫議大夫

黨入見伏而不謁自陳願守所志博士范升

字辨卿代郡人

奏曰伏見周黨王良等蒙受厚恩使者三聘乃肯就車及陛見帝廷黨不以禮屈伏而不謁偃蹇驕悍同時俱逝黨等文不能演義武不能死君鈞采華名庶

嚴光以故人不
受官爵所謂各
行其志一成其
高一見其大本
傳乃親縑絲飾
如足加帝腹安
星上干乾象云
云轉覺詭誣失
實

幾三公之位臣願與坐雲臺之下考試圖國之道書

奏詔曰自古明王聖主必有不賓之士伯夷叔齊不

食周粟太原周黨不受朕祿亦各其志焉其賜帛四

十匹罷之帝少與嚴光同遊學及即位以物色訪之

得于齊國累徵乃至拜諫議大夫不肯受去耕釣于

富春山

在嚴州府桐廬縣西一名嚴陵山前
臨大江上有東西二臺為光隱釣處

中以壽

終于家王良後歷沛郡太守大司徒司直在位恭儉

布被瓦器妻子不入官舍後以病歸一歲復徵至棗

陽過其友人友人拒不肯見曰不有忠言竒謀而取

大位何其往來屑屑不憚煩也良慙後徵不應卒于

家

時太原王霸北海逢萌亦隱居養志俱被聘雲到尚書拜不稱臣問之答曰天子有所不臣諸侯有

所不反遂以疾歸萌客遼東天下定乃還琅邪不其山中連徵不起王霸字儒仲廣武人逢萌注見前不其山在今山東萊州府即墨縣東南

庚寅六年春正月以春陵鄉為章陵縣復其徭役

復徭役比豐沛

將軍馬成等拔舒舒人斬李憲降

考是年通鑑及綱目俱遺拔舒事今依後

漢書
補輯

先是帝在壽春遣馬成等擊憲遂圍舒

事在四年

至是始

拔之憲亡走其軍士帛意

帛姓意名

斬之以降

二月將軍吳漢等拔胸斬董憲龐萌

憲萌皆傳首洛陽于是江淮山東悉平

馮異入朝

異治關中出入三歲上林成都

異屯兵上林苑中

人有上章

言異威權至重百姓歸心號為咸陽王帝以章示異

異惶懼上書陳謝詔報曰將軍之于國家義為君臣
恩猶父子何嫌何疑而有懼意至是自長安入朝帝
謂公卿曰是我起兵時主簿也為我披荆棘定關中
既罷賜珍寶錢帛詔曰倉卒蕪蕪亭豆粥滹沱河麥
飯厚意久不報異稽首謝曰臣聞管仲謂桓公曰願
君無忘射鉤臣無忘檻車齊國賴之臣今亦願國家
無忘河北之難小臣不敢忘巾車
異在中車鄉為漢
兵所獲事見前
之恩留十餘日令與妻子還西

夏四月帝如長安謁園陵

遣耿弇等七將軍從隴道伐蜀

先是帝以關東悉平騰書隴蜀告示禍福公孫述屢

移書中國自陳符命冀以惑衆

帝與述書曰國讖言公孫即宣帝也代漢

者當塗高君豈高之身邪乃復以掌文為瑞王若何足效乎君非吾賊臣亂子倉卒時人皆欲為君事耳

天下神器不可力爭宜留三思

又聽荆邯之說

邯言漢帝東伐

四分天下而有其三若舉兵天水則九分而有其八
梁州之地將有自潰之變臣之愚計急以此時發國
內精兵令田戎據江陵臨江南之會傳檄吳楚長沙
以南必從風而靡今延岑出漢中定三輔天水隴西

拱手自服如此海內震
搖莫有大利遂然其言

欲悉發兵使延岑田戎分出

兩道與漢中諸將合兵并勢蜀人及其弟先以為不

宜空國千里之外決成敗于一舉固爭之迷乃止延

岑田戎亦數請兵立功迷終疑不聽已而迷遣兵寇

南郡帝乃詔隗囂欲從天水伐蜀囂上言迷性嚴酷

上下相患須其罪惡孰同熟著而攻之帝知其終不為

用乃謀討之遣耿弇蓋延等七將軍從隴道伐蜀先使

中郎將來歛奉璽書賜囂喻旨囂猶豫不決歛遂發
憤質責之因欲前刺囂囂起入部勤諸將欲殺歛三

遵諫曰殺之無損于漢而隨以族滅歛為人有益義西州士大夫皆重之多為其言始得免歸

五月帝還宮

隗囂反使其將王元據隴坻

注見前

諸將與戰敗績囂遣

兵下隴馮異祭遵擊破之囂降蜀

囂發兵反使王元據隴坻伐木塞道諸將與戰大敗

囂乘勝使王元行巡

行此周大行人之官其後以官為氏

將二萬餘人

下隴馮異大破巡軍于柁邑

巡將取柁邑異馳兵欲先據之諸將以虜方盛

不可與爭異曰攻者不足守者有餘吾先據城以逸待勞非所以爭也潛往閉城偃旗鼓巡不知馳赴之

異卒擊鼓建旗而出巡
軍驚走追擊大破之

祭遵亦破王元于沂

漢縣以沂水名

故城在今陝西鳳翔府隴州

于是北地諸豪長耿定等悉畔囂降

初馬援聞囂欲貳于漢數以書責譬之囂得書增怒
及囂反援上書願聽詣行在極陳滅囂之術帝乃召
之援具言謀畫帝因使將突騎五千往來遊說囂將
高峻任禹之屬下及羌豪為陳禍福以離囂支黨及
是囂上疏謝曰吏民聞大兵卒至臣不能禁止昔虞
舜事父大杖則走小杖則受臣雖不敏敢忘斯義有

司以囂言慢請誅其子帝不忍復使來歙至汧陽

汧水

之賜囂書曰今若束手復遣恂弟歸闕庭者則爵祿

獲全吾年垂四十在兵中十歲厭浮語虛辭即不欲

勿報囂知帝審其詐遂遣使稱臣于公孫述述以囂

為朔寧王

是時竇融遣其弟友上書具言臣幸得托先台末屬累世二千石臣復假歷將帥守

持一隅故遣劉鈞口陳肝膽而璽書盛稱蜀漢二主三分鼎足之權任囂尉佗之謀竊自痛傷臣融雖無識猶知利害之際順逆之分豈可背棄舊之主事為之人廢忠貞之節為傾覆之事棄已成之基求無冀之利謹遣弟友詣闕陳誠會囂反道不通乃遣司馬席封間道通書帝復遣封賜融友書所以慰藉

之其字融乃與書曰將軍親遇厄會之際國家不利之時守節不回承事本朝融等所以欣服高義願從後于將軍也而念懼之間改節易國兵成功難就百并累之一朝毀之豈不惜乎當今西州地勢局迫易以難人難以自建計若失路不反聞道猶迷不南合于陽州北入文伯耳夫負虛交而易疆禦時遠救而輕近敵未見其利也豈不納

六月并省縣國減損吏員

詔曰夫張官置吏所以為民也今百姓遭難戶口耗少而縣官吏職所置尚繁其令司隸州牧各實所部省減吏員縣國不足置長吏者并之于是并省四百

餘縣吏職減省十置其一

秋九月丙寅晦日食

牧守久任于親
民之職宜漸然
使謀最不得其
當則視同傳舍
與因循懸格禁
適相苛但建立
時承彫敝之後
自以拊循休養
為先此政與者
時吏復田租同
一揀時切務

執金吾朱浮上書曰昔堯舜之盛猶加三考大漢之
興亦累功效吏皆積久至長子孫而間者守宰數見
換易迎新相代疲勞道路尋其視事日淺未足昭見
其職既加嚴切人不自保迫于舉劾懼于刺譏故爭
飾詐偽以希虛譽斯所以致日月失行之應也願陛
下遊意于經年之外望治于一世之後天下幸甚帝

采其言自是牧守易代頗簡

冬十二月大司空弘免

復田租舊制

詔曰頃者師旅未解用度不足故行十一之稅今糧

儲差積其令郡國收見田租三十稅一如舊制

建武之初

一石粟直黃金一斤二年秋野穀熟生野蠶成繭民收其實以為衣糧五年以後野穀漸少南畝益望

七年春三月癸亥晦日食詔百官各上封事不得言

聖

大中大夫鄭興上疏曰夫國無善政則謫見日月要

在困人之心擇人處位今公卿大夫多舉漁陽太守

郭伋

先是彭寵誅帝以伋為漁陽守伋承離亂之後養民訓兵開示威信盜賊銷散匈奴遠迹郭

伋字細侯

茂陵人可大司空者而不以時定願陛下屈已從

衆以濟羣臣讓善之功頃年日食每多在晦先時而

合皆月行疾也日君象而月臣象君亢急則臣下促

迫故月行疾今陛下高明而羣臣惶促宜留思柔克

之政垂意洪範之法書奏多有所納

帝嘗問興以郊祀事曰吾欲以

誠斷之對曰臣不為誠帝起曰卿不為誠非之邪然
曰臣于書有所未學無所非也帝乃解曰言不當如
是邪

以李通為大司空

以杜詩為南陽太守

詩政治清平興利除害百姓便之又修治陂池廣拓
土田郡內比室殷足時人方于召信臣南陽為之語
曰前有召父後有杜母

壬辰八年春遣中郎將來歛伐隗囂取略陽

漢道故城在今甘肅秦州

之秦安縣地

夏閏四月帝自將征囂竇融等率五郡兵以從

囂衆皆降囂奔西城

胡三省注西縣城也漢西縣故城在今秦州

吳漢引

兵圍之

來歙將二千餘人伐山開道從番須

章懷曰番音盤谷名也

回

中

注見前

徑襲略陽斬囂守將金梁囂大驚曰何其神

也帝聞得略陽甚喜又聞吳漢等諸將爭馳赴之上

以為囂失所恃亡其要領勢必悉以精銳來攻曠日

久圍而城不拔士卒頓敝乃可乘危而進因追漢等

歙初未有戰功但往來說囂以剛毅不辱命自見耳及略陽之役連襲退守村略卓然不在鄧禹耿弇下視其與馬援諸將屯長安至危危力討還秦漢詠

不變千載下苑
命生氣

還囂果使王元拒隴坻行巡守番須口王孟塞雞頭

山名注

道牛邯軍瓦亭

閩名在甘肅平涼府華亭縣西北

囂自悉其

大衆數萬人圍略陽公孫述遣將李育田弇助之塹

山築隄激水灌城來斂與將士固死堅守囂盡銳攻

之累月不能下夏閏四月帝自征囂光祿勳郭憲

字子

橫女南人諫曰東方初定車駕未可遠征乃當車拔佩刀

以斷車鞅帝不從西至漆

漢縣後漢為新平今為邠州隸陝西

諸將多

以王師之重不宜遠入阻險計猶豫未決帝召馬援

問之援因說讀如翫將帥有土崩之勢兵進有必破

之狀又于帝前聚米為山谷指畫形勢開示軍所從

道徑往來分晰昭然可曉帝曰虜在吾目中矣明日

遂進軍至高平第一後漢書郡國志安定郡高平有第一城高平今甘肅平涼府固

原州竇融率五郡太守及羌虜小月氏等步騎數萬

輜重五千餘兩與大軍會是時軍旅草創諸將朝會禮容多不肅融先遣從事

問會見儀帝聞而善之以宣示百僚乃置酒高會待融以殊禮遂進軍先是帝使來

斂招降翫將王遵至是遵以書喻牛邯邯即來歸俱

拜大中大夫于是翳大將十三人屬縣十六衆十餘

萬皆降翳將妻子奔西城從楊廣而田弇李育保上

邽漢縣故城在今秦州略陽圍解帝勞賜來歙班坐絕席專席

尊寵之也 在諸將之右進幸上邽詔告翳曰若束手自詣

父子相見保無他也翳終不降于是誅其子恂使吳

漢岑彭圍西城耿弇蓋延圍上邽以四縣封竇融為

安豐漢縣故城在今河南九州固始縣侯弟友為顯親後漢侯國故城在今甘肅

秦侯及五郡太守皆封列侯遣西還所鎮融以久專方面懼不

自安敷上書求代詔曰吾與將軍如左右手耳
執謙退何不曉人意也循士民無擅離部曲

潁川盜起秋九月帝還自上邽六日自將討平之遂還

宮

潁川盜羣起河東守兵亦叛京師騷動帝聞之曰吾
悔不用郭子橫之言八月帝自上邽晨夜東馳賜岑
彭等書曰兩城若下便可將兵南擊蜀虜人若不知
足既平隴復望蜀每一發兵頭須為白九月車駕還
宮帝謂執金吾寇恂曰潁川迫近京師當以時定惟

蜀寇不平天下
何能統一勢不
得不急擊之若
不知足云云特
執謙之詞若事
機豈可坐失

念獨卿能平之耳從九卿復出以憂國可也對曰潁川聞陛下有事隴蜀故狂狡乘間相誑誤耳如聞乘輿南向賊必惶怖歸死臣願執銳前驅帝從之車駕南征潁川盜賊悉降寇恂竟不拜郡百姓遮道曰願

從陛下復借寇君一年乃留恂長社

漢縣故城在今河南許州長葛

縣鎮撫吏民受納餘降

時東郡濟陰盜賊亦起帝遣李通王常擊之以東光侯耿

純嘗為東郡太守威信著于衛地遣使拜大中大夫使與大兵會東郡純初入界盜賊九千餘人皆詣降大兵不戰而還璽書復以純為東郡太守

冬十一月公孫述遣兵救隗囂吳漢引兵下隴校尉溫

序

溫氏晉郤至食采于溫其後以邑為此序字次房太原祁人

死之

楊廣死隗囂窮困岑彭壅谷水

水經注作西谷水在今秦州

灑西

城城未沒丈餘會王元行巡周宗將蜀兵五千餘乘

高卒至鼓譟大呼曰百萬之衆方至漢軍大驚未及

陳元等決圍殊死戰遂得入城迎囂歸冀

本冀戎地漢置縣故

城在今甘肅鞏昌府伏羌縣

吳漢軍食盡乃燒輜重引兵下隴諸

將亦相隨而退

于是天水隴西諸郡復反為囂

校尉溫序為囂別將

苟宇所執欲降之序大怒叱曰何敢迫脅漢將因以節搥殺數人宇衆爭欲殺之宇曰此義士死節可賜以劍序受劍銜須于口顧左右曰既為賊所殺毋令須汚血遂伏劍而死

從事王忠持其喪歸洛陽詔賜以冢地拜三子為郎

癸巳九年春正月征虜將軍潁陽

漢縣故城在河南許州

侯祭遵卒

于軍詔馮異領其營

遵為人廉約小心克己奉公賞賜盡與士卒約束嚴整所在吏民不知有軍取士皆用儒術對酒設樂必

雅歌投壺臨終遺戒薄葬問以家事終無所言帝愍
悼之尤甚後每朝會輒嘆曰安得憂國奉公如祭征
虜者乎

隗囂死諸將立其子純

囂病且餓恚憤而死王元周宗立囂小子純為王總
兵據冀公孫述遣將趙匡田弇助純帝使馮異擊之

異與匡弇戰且
一年乃皆斬之

遣來歙馬援護諸將屯長安

歙上書
言公孫

述以隴西天水為藩蔽二郡千萬劇述智計窮矣今
西州新破民人飢饉若招以財穀其衆可集也帝然

之子是詔于江
積穀六萬斛

秋八月欽率異等討隗純于天水

封陰就為宣恩侯

盜殺陰貴人母鄧氏及弟訢帝甚傷之封貴人弟就

為宣恩侯復召就兄侍中興

字君漢

欲封之置印綬于

前興固讓曰臣未有先登陷陳之功而一家數人並

蒙爵土令天下缺望誠所不願帝嘉之不奪其志貴

人問其故興曰夫外戚家若不知謙退嫁女欲配侯

王取婦盼睨公主愚心實不安也富貴有極人當知

足誇奢益為觀聽所譏貴人感其言深自降挹同與抑

卒不為宗親求位

甲午十年夏征西大將軍陽夏

胡三省注馮異傳列二十八將

官位名姓曰夏馮侯馮異未知孰是

侯馮異卒于軍

秋八月帝如長安遂至沂隗囂將高峻降冬十月來歙

等攻破落門

聚名在伏羌縣今縣有落門河

隗純降王元奔蜀隴右悉

平

初隗囂將高峻擁兵據高平第一耿弇等圍之一歲

斬腹心以奪其
氣蓋深知高峻
之無能為是以
其應如響兵機
神速不可以形
迹言誠恂實知
兵善應哉

不拔帝自將征之進幸汧遣寇恂招降恂至第一峻
遣軍師皇甫文出謁辭禮不屈恂斬之遣其副歸告
峻曰軍師無禮已戮之矣欲降急降不欲固守峻惶
恐即日開城門諸將皆賀因問殺其使而降其城何
也恂曰皇甫文峻之腹心其所取計者也今來辭意
不屈必無降心全之則文得其計殺之則峻亡其膽
是以降耳諸將皆曰非所及也冬十月來歙與諸將
攻破落門周宗行巡等將隗純降

後純與寇恂亡入
匈奴捕得誅之

王元遂奔蜀

時先零羌寇金城來歙擊破之于是開倉廩以賑飢乏隴右遂安而涼州通焉

帝還宮

紀十一年春三月遣吳漢等將兵會岑彭伐蜀破其浮

橋遂入江關

荆門虎牙二山之間曰江關荆門在江南屬荆州府宜都縣虎牙在江北屬宜昌府

東湖縣而山相對為大江絕險處

先是公孫述遣其將田戎任滿程汎將兵下江關拔

夷陵因據荆門虎牙橫江水起浮橋關樓立攢柱木業

為柱也以絕水道結營跨山以塞陸路至是岑彭屯津

鄉地名今荊州府江陵縣有津鄉城

數攻之不克帝遣吳漢率劉隆

字元伯南陽安衆侯宗室

及臧宮

字君翁潁川鄉人

劉歆發荊州兵凡六

萬餘人騎五千匹與彭會荊門閏月彭令軍中募攻

浮橋先登者上賞于是偏將軍魯奇應募而前時東

風狂急魯奇船逆流而上直衝浮橋而攢柱有反杷

鈎其鈎鈎船使不得退又逆拒之使不得進故曰反杷鈎

奇船不得去奇等乘

勢殊死戰因飛炬焚之風怒火盛橋樓崩燒岑彭悉

軍順風並進所向無前蜀兵大亂溺死者數千人斬任

滿生獲程汎田戎走保江州

注見前

彭長驅入江關令

軍中無得虜掠百姓大喜爭開門降詔彭守益州牧

所下郡輒行太守事彭到江州以其城固糧多難卒

拔留馮駿守之自引兵乘利直指墊江

漢縣今四川重慶府合州

是今墊江縣漢臨江縣地後魏分置

攻破平曲

章棟注地關

收其米數十萬

石吳漢留夷陵裝露橈

船名橈小橈露橈謂露橈在外人在船中

繼進

公孫述遣王元拒河池

漢縣故城在今秦州徽縣

夏六月諸將擊破

之述使盜殺監護使者來歙詔以將軍馬成代之

述以王元為將軍使與領軍環安

環止楚環列尹之後

拒河池

六月來歙與蓋延等進攻元安大破之遂克下辨

漢道

括地志成州同谷縣漢下辨道也故城在今甘肅階州成縣

乘勝遂進蜀人大懼

使刺客刺歙未殊馳召蓋延延因伏悲哀不能仰視

歙叱延曰今使者中刺客無以報國故呼巨卿欲相

屬以軍事而反效兒女子涕泣乎延收淚彊起受所

誠歙自書表曰臣夜人定後為何人所賊傷中臣要

害臣不敢自惜誠恨奉職不稱以為朝廷羞夫理國

以得賢為本大中大夫段襄骨鯁可任願陛下裁察
投筆抽刃而絕帝聞大驚省書攬涕以將軍馬成守
中郎將代之

帝自將征蜀秋七月次長安

岑彭及將軍臧宮大破蜀兵王元以其眾降

述使其將延岑呂鮪王元公孫恢悉兵拒廣漢

漢縣屬廣

漢郡鄴道元謂之小廣漢以別于郡也故城在今四川潼川府遂寧縣

及資中

漢縣故城在今

四川資州

又遣將侯丹拒黃石

章懷注即黃石灘也杜佑曰今謂橫石灘

瀘在四川重慶府涪州東彭使臧宮從涪水今涪江出四川松潘

詩境至重慶府入大江上平曲胡三省曰水經注涪水逕縣竹

洛郡西溪西南流屈而東意此即平曲也拒延岑自分兵浮江而下還江

州襲擊侯丹大破之因晨夜倍道兼行二千餘里徑

拔武陽漢縣故城在今四川眉州彭山縣使精騎馳擊廣都漢縣今成都府

雙沅縣是去成都數十里勢若風雨所至皆奔散初謀也

平曲故遣大兵逆之及彭至武陽繞出延岑軍延岑後蜀地震駭過大驚以杖擊地曰是何神也

盛兵于沅水光武紀作沅水章懷曰水經注沅水出廣漢縣下入涪本作沅及沅者並流考

沈水在今潼川府射洪縣東南

臧宮衆多食少轉輸不至會帝遣謁

者將兵詣岑彭有馬七百匹宮矯制取以自益晨夜

進兵多張旗幟登山鼓譟右步左騎挾船而進呼聲

動山谷岑登山望之大震恐宮因縱擊大破之岑奔

成都宮乘勝追北軍至平陽鄉

胡三省曰水經注臧宮泝涪至平陽涪在

縣行北平陽鄉當在縣行縣

王元舉衆降

帝與廷書陳言禍福示以丹青之信述省書太

息以示所親當少張隆皆勸述降述曰廢兵命也豈有降天子哉左右莫敢言少隆以憂死

帝還宮

冬十月公孫述使盜刺殺征南大將軍舞陰

漢縣故城在今南陽

府泌陽縣 侯岑彭

彭所營地名彭亡

山名在眉州彭山縣東北水經注謂之彭模寰宇記亦謂之平模

惡之欲徒會日暮公孫述使刺客詐為亡奴降刺殺彭監軍鄭興領其營侯吳漢至而授之彭持軍整齊秋毫無犯蜀人立廟祠焉

先零羌叛隴西太守馬援及將軍馬成等擊破之

諸羌自王莽末入居塞內金城屬縣多為所有隗囂

不能討因就慰納發其眾與漢相拒司徒掾班彪請如舊制置護羌

校尉持節護領以明威防帝從之以牛邯為校尉隴右既平來歙擊破先零

羌前事具為帝言隴西非馬援莫能定帝乃拜援隴西

太守援擊先零羌于臨洮破之既而諸種數萬屯聚

寇鈔拒浩亶注見前隘援與馬成等深入討擊虜遂大

潰已悉歸服徙置于天水隴西扶風三郡時廷臣議棄金城破

羌以西援奏曰破羌之西田土肥壤灌溉流通如令長吏繕城郭起塢堠開導水田勸以耕牧民皆樂業

援又招降塞外氐羌復其侯王君長印綬帝悉從之

使當時竟破羌
以西邊連何時
可已援因勢利
導俾民耕牧有
資正與趙充國
屯田湟中同一

破羌漢縣故城
在西寧府碾伯縣

乃罷馬成軍

後二年參狼羌寇武
都後復擊破之陸三

萬餘人于是隴右清靜
狼羌別種名武都注見前

參

丙十二年秋七月大司馬吳漢進攻成都冬十一月公

孫述引兵出戰吳漢擊殺之延岑以成都降蜀地悉平

吳漢以舟師沂江而上大破蜀兵

擊破述將魏黨公
孫永及述子增史

與馮駿亦
獲田戎

遂拔廣都遣輕騎燒成都市橋旋乘利與

劉尚進逼成都

漢阻江作浮橋使尚屯江南相去二
十里帝聞之大驚讓漢曰既輕敵深

入又與尚別營賊若出兵綴公以衆攻尚尚破公必
敗矣詔書未到述果使謝豐表吉以十萬衆攻漢尚

不得救漢賊入壁乃台厲諸將閉營三日多
樹旛旗使烟大不絕夜街枝引兵與尚合
斬述將

謝豐表吉自是漢與述戰于廣都成都之間八戰八

克遂軍于其郭中臧宮拔縣竹破涪城
涪縣城也在今綿州斬

述弟恢復攻拔繁
漢縣今成都新繁縣是郫
漢縣今屬成都府與吳漢

會于成都述困急悉散金帛募敢死士五千餘人以

配延岑岑襲擊破吳漢軍漢墮水緣馬尾得出時漢

軍餘七日糧陰具船欲遁去蜀郡太守張堪
字君游宛人為

詢旨帝使領騎詣吳聞之馳往見漢說
漢在道即拜蜀郡守如
述必敗

不宜退師之策漢從之冬十一月臧宮軍咸陽門

咸陽門

名城門述自將數萬人攻漢使延岑拒宮大戰岑三合

三勝自旦至日中軍士不得食並疲漢因使護軍高
午唐卽將銳卒數萬擊之述兵大亂高午奔陳刺述
洞胸墮馬左右輿入城述以兵屬延岑其夜死明日
延岑以城降吳漢夷述妻子盡滅公孫氏并族延岑
放兵大掠焚述宮室帝聞之怒以譴漢又讓劉尚曰
賊降三日吏民從服一旦放兵縱火聞之可為酸鼻

尚宗室子孫嘗更吏職何忍行此殊失斬將弔民之

義也帝既平蜀詔贈常少為太常張隆為光祿勳人

時勸迷降

祠譙元以中牢

迷聘巴郡譙元元不詣遣使者以毒藥劫之元曰保

志全高死亦奚恨遂受毒藥元子瑛願奉

表李業之

家錢千萬以贖父死迷許之時元已卒

問

迷徵廣漢李業為博士業稱疾不起迷羞不能致賜以毒酒業乃嘆曰古人危邦不入亂邦不君為

此故也遂飲藥而死又迷徵蜀郡王皓王嘉恐其不

至先繫其妻子嘉曰犬馬猶識主况于人乎皓先自

刎迷怒遂誅皓家屬王嘉問而嘆

徵費貽任永馮信

曰後之哉乃對使者伏劍而死

提為費貽不肯任迷漆身為瘡陽狂以避

永信病卒

獨貽仕至合浦

注見前

太守上以述將程烏李育有才

幹皆擢用之于是西土咸悅莫不歸心焉

竇融及五郡太守入朝以融為冀州牧

上詔融與五郡太守入朝既至詣城門上印綬詔遣

使者還侯印綬引見賞賜恩寵傾動京師尋拜融冀

州牧又以梁統為大中大夫姑臧

漢縣今曰武威為甘肅涼州府治

長孔奮

字君魚茂陵人

為武都郡丞

姑臧在河西最為富饒天下未定士多不修檢

撫奮在職四年力行清潔為衆人所笑以為身處非膏不能自潤及從融入朝詣守令財貨連數准奮單

善事上官固非
正論至謂忠臣
不和和臣不忠
語亦有些協恭
和衷固虞廷懋
政之經和而至
于朋黨營私則
不可耳妾子和
同之辨頗當

車就道帝以是賞之時任廷左遷睢陽令帝擢為武
威太守親見戒之曰善事上官無失名譽廷對曰臣
聞忠臣不和和臣不忠履正奉公臣子之節
善事上官臣不敢奉詔帝嘆息曰卿言是也

雍奴

漢縣故城在今
順天府武清縣

侯寇恂卒

十二月以將軍馬成行大司空事

時李通
請罷

丁酉十三年春正月詔大官勿受郡國異味

詔曰郡國獻異味其令大官勿復受遠方口實所以
薦宗廟自如舊制時異國有獻名馬者日行千里又
進寶劍價直百金詔以劍賜騎士馬駕鼓車上雅不

喜聽音樂手不持珠玉嘗出獵車駕夜還上東門候

洛陽城十二門按十二支上東者寅方門也每門候一人屬城門校尉

郅惲拒關不開

上令從者見面于門間惲曰火明燎遠遂不受詔上

乃回從東中門

卯方門

入明旦惲上書諫曰陛下遠獵

山林夜以繼晝如社稷宗廟何書奏賜惲布百疋貶

東中門候

盧芳奔匈奴

先是芳與匈奴烏桓連兵寇邊詔將軍杜茂

字諸公南陽冠

軍等擊之不克至是芳攻雲中

郡先為芳所據後久來降故芳攻之

不下其將隨昱留守九原欲脅芳降芳知之與十餘

騎亡入匈奴其衆盡歸于昱昱乃詣關降詔以昱為

五原太守封鐫胡侯

後四年芳復入居高柳使使請降帝立芳為代王因使和集匈

奴芳遂上疏請朝南及昌平有詔止之芳還內自疑懼乃復反匈奴遣騎迎之出塞芳留匈奴中久之病

死高柳漢縣故城

在今大同府陽高縣

詔諸王皆降為公侯

朱祐奏古者人臣受封不加王爵詔長沙王興真定

陸梁請朝何必却之致生疑懼而復反大約無定見而過疑不决斷無有能成大事者

王得故三楊之子楊被誅帝降其謀尚未發乃復封得

河間王邠中山王茂

四王皆景帝後王莽時因陰帝復封

皆降爵為侯趙王良太原王章魯

王興皆為公

時宗室及絕國封侯者凡一百三十七人

以紹嘉公孔安為宋公承休

注見前

公姬常為衛公

以韓歆

字君翁南陽人

為大司徒

侯霸卒歆代

夏四月吳漢軍還大饗將士諸功臣皆增邑更封

吳漢自蜀振旅而還于是大饗將士功臣增邑更封

凡三百六十五人其外戚恩澤封者四十五人定封

鄧禹為高密

注見前

侯食四縣李通為固始

本漢甯縣後漢更名

為侯國故城在河南陳州府沈邱縣今光州固始縣劉宋時所置

侯賈復為膠東

注見

隴蜀既平與天下休息宜也至

云孔子不對問

陳似欲使太子

不知攻戰之事

者兵略如光武

必不出此密然

則周書克詰戎

夫之訓為非乎

史氏蓋謂安能

然中與帝王之

大度哉

前侯食六縣餘各有差已歿者益封其子孫或更封

支庶帝在兵間久厭武事且知天下疲耗思樂息肩

自隴蜀平後非警急未嘗復言軍旅皇太子嘗問攻

戰之事帝曰昔衛靈公問陳孔子不對此非爾所及

鄧禹賈復知帝偃干戈修文德不欲功臣擁衆京師

乃去甲兵敦儒學帝思念欲完功臣爵土不令以吏

職為過遂罷左右將軍官耿弇等亦上大將軍印綬

皆以列侯就第

鄧禹內行淳備有子十三人各使守一藝修整閨門教養子孫皆可以為

後世法賈復為人剛毅方直多大節既還私第閨門養成重

朱祐等薦復宜為宰

相帝方以吏事責三公故功臣並不用是時列侯唯

高密固始膠東三侯與公卿參議國家大事恩過甚

厚帝雖制御功臣而每能回容宥其小失遠方貢珍

甘必先徧賜諸侯而大官無餘故皆保其福祿無誅

譴者

上嘗與功臣宴飲歷問曰卿等不遭際會與朕相遇能何為乎鄧禹對曰臣嘗學問可郡文學

上笑曰言何謙也卿志行修整可郡功曹各以次對
至馬武武曰臣以武勇顯可為守尉督盜賊上笑曰
且自不為盜
賊斯可矣

以竇融為大司空

馬成罷後為
揚武將軍

融自以非舊臣一旦入朝在功臣之古每朝會進見

容貌辭氣卑恭已甚帝愈親厚之

融數辭爵位上疏
曰臣融有子朝夕

教導以經藝不令觀天文見識記欲令恭肅畏事
尚守道不願其才能况乃傳以連城廣土哉帝不許

詔勿得
復言

戊十四年夏四月封孔子後志為褒成侯

刑罰世極世重
要以刑教為本
梁統言固未
及此而杜林矯
枉過正亦失刑
期無刑之意至
云東亂未始之
絕無妨于義則
陸贄所謂難就
不已必至金玉
之言反謂不當
乎

大中大夫梁統請更定律不報

統上疏曰臣竊見元帝輕殊死刑三十四事哀帝輕
殊死刑八十一事自是以後著為常準故人輕犯法
吏易殺人臣惟刑罰在衷無取于輕願陛下宣詔有
司更定不易之典事下公卿光祿勳杜林奏曰大漢
初興蠲除苛政海內歡欣及至其後漸以滋章栗桃
菜茹之餽集以成職小事無妨于義以為大戮至于
法不能禁上下相遁為弊彌深臣謂宜如舊制統復

高祖至孝宣蓋
因初開國民少
而風淳又數世
皆推在上政治
清明元成以後
太平既久民滋
而風漓又數世
皆推在下政治
日壞此盜賊之
所以浸多也梁
統之言所謂合
其本而求其末
矣

言臣之所奏非曰嚴刑經曰爰制百姓于刑之衷衷
之為言不輕不重之謂也自高祖至于孝宣海內稱
治至初元建平而盜賊浸多皆刑罰不衷愚人易犯
之所致也由此觀之則刑輕之作反生大患惠加姦
軌而害及良善也事寢不報

己亥
十五年春正月免大司徒歆歸田里歆自殺

歆好直言無隱帝每不能容歆于上前證歲將饑凶
指天畫地言甚剛切故坐免歸田里帝猶不釋復遣

使宣詔責之歆及子嬰皆自殺歆素有重名死非其罪衆多不厭帝乃追賜錢穀以成禮葬之

有星孛于昴

以歐陽歆

越王勾踐支孫封烏程歐陽亭因氏焉歆字正思樂安千乘人

為大司徒

歆為汝南太守視事九歲政多異迹至是徵拜大司

徒已而坐在郡度田不實下獄死

歆世傳伏生尚書在汝南教授數百

人及下獄詣生守闕求哀至有自髡剔者平原禮震年十七求代歆死書奏歆已死獄中是冬以載涉代歆為大司徒

封子輔等為公

輔為右翊公康為濟南公延為淮陽公馮為左翊公

皆郭后出陽為東海公蒼為東平公荆為山陽公衡為臨

淮公京為琅邪公

皆陰貴人出

英為楚公

許美人出

六月詔州郡檢覈墾田戶口

帝以天下墾田多不以實自占又戶口年紀互有增減乃詔下州郡檢覈于是刺史太守以度田為名并度廬屋里落民遮道啼呼或優饒豪右侵刻羸弱時

光武英明起自田間一切利弊知之悉矣可問不可問之語豈可不知待十二歲之子言之之在此必史家以明帝英察諺以不近理之事贊之耳予以為不足信

諸郡各遣使奏事帝見陳留吏牘上有書視之云潁

川弘農

漢郡治弘農故城在今河南陝州靈寶縣

可問河南南陽不可問

帝詰吏由趣

由從也問是書之所從來也趣向也問是書之意其所向為何如也

抵牾

也

言于長壽街上得之帝怒時東海公陽年十二在

幄後言曰吏受郡敕當欲以墾田相方

比

耳帝曰即

如此何故言河南南陽不可問對曰河南帝城多近

臣南陽帝鄉多近親田宅踰制不可為準帝令虎賁

將詰問吏吏乃實首服如東海公對上由是益竒愛

陽遣謁者考實二千石長吏阿枉不平者

冬十二月以張堪為漁陽太守

時匈奴寇鈔日甚州郡不能禁

帝遣吳漢等徙邊郡吏民以避胡寇復遣

杜茂繕治障塞已而茂以罪免使馬成代之

騎都尉張堪

時領杜茂營

擊破之

于高柳乃即拜堪為漁陽太守堪在郡八年匈奴不

敢犯塞勸民耕稼以致殷富

百姓歌曰桑無附枝麥穗兩歧張公為政樂不

支可

庚子十六年春三月辛丑晦日食

揚湯止沸一時
權宜大亂之後
或可承平之時
行之必致亂不
可為訓也

秋九月羣盜起詔許相斬除罪遂皆解散

郡國羣盜處處並起遣使者下郡國聽羣盜自相糾
擿五人共斬一人者除其罪吏雖逗留回避故縱者
皆勿問聽以禽討為效其牧守令長坐界內有盜賊
而不收捕者又以畏懦捐城委守者皆不以為負但
取獲賊多少為殿最唯蔽匿者乃罪之于是更相追
捕賊並解散徙其魁帥于他郡賦田受廩使安生業
自是牛馬放牧不收邑門不閉

冬十二月復行五銖錢

自王莽時五銖錢廢不用至是以馬援奏復行之天下賴其便

辛十七年春正月以趙憙字伯陽宛人為平原太守

初憙為懷令

憙先為更始中郎將更始敗亡走道遇更始親屬皆飢困不能前憙悉以所裝

資糧與之會鄧奉反喜素與奉善遺書切責之或謂憙與奉通帝以為疑及奉敗得意書帝驚曰趙憙真

長者即召見拜簡陽侯相復徙平林皆有平賊功後復拜懷令懷大姓李子春二孫

殺人憙窮治其姦二孫自殺收繫子春京師貴戚為

請者數十意終不聽趙孝公良病上臨視之間所欲
言良曰素與李子春厚今犯罪懷令趙意欲殺之願
乞其命帝曰吏奉法律不可枉也更道他所欲良無
復言既薨上追思良乃貫出子春遷意為平原太守
二月乙未晦日食

冬十月廢皇后郭氏立貴人陰氏為皇后

郭氏寵衰數懷怨懟上怒之廢后立貴人陰氏為皇
后詔曰異常之事非國休福不得上壽稱慶

進右翊公輔為中山王

後徙封沛

郅憚言于帝曰臣聞夫婦之好父不能得之于子况臣能得之于君乎是臣所不敢言雖然願陛下念其不可勿亂大倫使天下有議社稷者帝曰憚善怒已量主知我必不有所左右而輕天下也乃進郭后子

右翊公輔為中山王郭后為中山太后其餘九國公

皆進爵為王

明年趙齊魯三公亦為王

帝如章陵

帝幸章陵修園廟祠舊宅觀田廬置酒作樂賞賜時
宗室諸母因酣悅相與語曰文叔少時謹信與人
不款曲唯直柔耳今乃能如此帝聞之大笑曰吾治天
下亦欲以柔道行之

十二月
還宮

士寅十八年夏四月以馬援為伏波將軍討交趾

後漢書
光武紀

十八年夏四月遣伏波將軍馬援擊交趾馬援傳十八
年春援軍至浪泊所載五異考表安後漢紀與光武紀
同今依之

先是交趾麋泠

音糜零漢縣元和志安南
都護府峯州漢麋泠縣地

縣雒將

水經

注交趾未有郡縣時有雒田望之者為雒
民統其民者為雒王其王有雒侯雒將

女子徵側

名也嫁為朱

雒人詩索妻 甚雄勇交趾太守蘇定以法繩之徵側

忿怒與妹徵貳反九真日南合浦蠻俚

南夷種名

皆應之

凡畧六十五城自立為王都麓泠寇亂連年至是詔

長沙合浦交趾具車船修道橋通障

與嶂同

谿儲糧穀

拜馬援為伏波將軍以扶樂

後漢侯國故城在今河南陳州府太康縣

侯

劉隆為副擊之援緣海而進隨山刊木千餘里至浪

泊

在今安南國交州府東關縣一名西湖

與徵側等戰大破之賊散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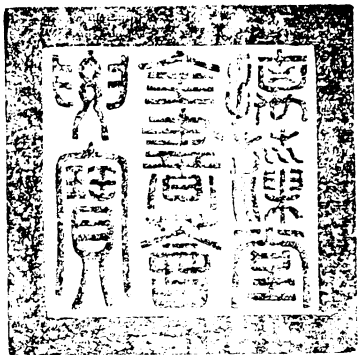
明年斬徵側徵貳進擊餘黨降之嶠南悉平

按既平交趾滂

饗軍士從容謂曰吾從弟少游常哀吾慷慨有大志
嘆曰士生一世但取衣食纔足為郡縣吏守墳墓使
鄉里稱為善人足矣至求贏餘徒自苦耳吾在浪泊
西里間賊未滅時下潦上霧毒氣薰蒸仰視飛鳶跼
跼墮水中念少游平生語何可得也

罷州牧置刺史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二十一



總校官進士臣程嘉謨

校對官編修臣吳舒帷

謄錄監生臣李邦燮